

讀阮毅成先生著政言的一些啟發

兼談政治反攻

朱文長

餘姚阮毅成先生，自十五歲起爲文，至民國

六十八年，積其六十年來所作，已在千萬字以上。牽涉方面至廣，由其專精之法律，旁及於政治、行政、國際、外交、經濟、社會、教育、大衆傳播、文學、小說、傳記、散文、遊記、詩詞、藝術等。範圍之廣與成就之精爲近人所僅見。其中有關於政論部份，除已出單行本者外，集爲政言二冊，凡五十五篇。由於毅成先生曾主持行政，並參預黨國大計多年，故所言類皆有事實上之根據，與一般象牙之塔中書生放言高論不同。瀏覽一過，獲益甚深。

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至六十八年，一花甲中，世變之巨，爲中國歷史上所罕見。毅成先生身歷其境，其思想代表我國高級知識份子中主流之一股。故其政論實爲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之第一手資料。（如『記浙江省大選』（頁四九〇至五三五），『浙江省的財糧兩政』（頁五三六至五六九），『紀念台灣省實施地方自治三十週年』（頁七四二至七五五）等均其顯例。）史家不可不讀。

書分三輯：第一輯涉及外交，第二輯有關政治與行政，第三輯專述浙江省政。後附友人書評十一篇，對阮氏著作背景均有發揮，亦可作阮氏

傳記資料之參考。

阮氏之實際行政經驗使其論述有特殊價值。

例如在『記戰時行政幹部』一文（頁四五九至四六三）附記中歸納出若干用人原則，極爲新穎。阮氏認爲『五寡』之人，不宜任爲行政幹部。所謂五寡，乃：（一）優柔寡斷，（二）輕諾寡信，（三）刻薄寡恩，（四）孤陋寡聞，與（五）沉默寡言。阮氏並對此五者，逐一詳加分析，以見其不可用之故。所言極爲精警。其實不但可供主政者參考，亦可供一切青年求自勵上進者之參考。

又如另一文中，亦可見阮氏從政經驗之心得

『今人好分門戶，便好生磨擦。磨擦之生，由於隔閡，由於第三人之挑撥，亦由於主管者之多疑。我在浙江省政府時，曾決定直接與坦白兩大原則。直接就是凡事必直接開聽，直接察看，直接接洽，不用第三人奔走，也不層層防範。坦白就是對雙方說的話一樣，可以對質，可以約雙方在一處談。因之所有同事都能親愛精誠，在歷次應變的時候，表現得尤爲充分。』（頁二六三）

『讀「從政遺規」有得。』

這篇文章，包括所引『從政遺規』，真是字字珠璣。如果從政的人都能細讀，當可避免過去

所犯的無數錯誤。於國於民，都有好處。

例如：『自孔子說過「事父母色難」，中國人都喜歡察看他人顏色。投其所好，逢迎取巧，都從他人顏色中來。而爲長官者，又往往歡喜示他人以顏色，或者故意表示喜怒不由衷，以示其高深莫測。於是一般人日以伺候顏色爲務，以人之喜怒，卜己之命運。愚極，亦可笑之極。至於喜樂無常，一切出諸衝動，等而下之，更不足論。』（頁二六三。）

燒長沙的張治中，就是一個好例。

又如：『近人到職，好發表方針計劃，不但未能因地因時制宜，且多未顧及人力財力，結果徒爲紙面文章。』（頁二六四）

張治中初到湖南，即制定所謂『兩大方案』，結果一把火燒掉了，可謂好例。

這些都是阮先生多年從政得來的經驗，希望大家能好加借鏡。

毅成先生在政言中自述，曾跟胡適之先生打過兩次筆墨官司。

適之先生當年『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因爲他處於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地位，一言一出，常常天下景從。而大家對他，一方面固然表現出『惟馬首是瞻』，但這『惟』字却頗有保留。只要

他發言中稍有漏洞，立刻就成了箭靶子，群起而攻之。因為跟胡適之打筆墨官司是成名的終南捷徑。打贏了固然可以名滿天下，打不贏也已與胡適之成了平等的對手。所以毅成先生跟適之先生有過筆墨爭辯是一點不稀奇的。而且胡先生素來反對『被人牽了鼻子走』，他當然也不願意牽別人的鼻子。意見不同，正是常事。他再三的說，中國人實行民主最大的障礙是『不能容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所以他對批評他的人是很坦誠的。據我的觀察，即使他不同意，最多的時候是笑而存之。對於批評得有理而使他心服的，多半表示感謝。只有當他不同意而又認為答辯能幫助解明事理或解決問題時他才答辯。在辯論中決不作人身攻擊，也決不用尖酸刻薄之詞。最常見的措詞是：『你這種說法是不公道的。』如果只是牽涉私人的事，也決不公開發表。與胡先生處境相似的另一名人是魯迅，但他的反應就不同了。凡是批評他的，不管有理無理，不論阿貓阿狗，一概視為鬭爭的對象。不但公開答辯，而且常常夾着人身攻擊，不罵得人狗血噴頭不快意。一部諾大的魯迅全集中，真正文學或學術著作大概不過一半。其餘皆是所謂雜文，而雜文又多是尖酸刻薄的罵人文章。不幸而造成一代文風，至今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猶綿綿不絕。這也可以說是造成中國衰世的不幸原因之一了。

這兩件事見於政言中『高普考試指定參考書問題』（頁五十五至六十）及『東省自治與聯省自治』（頁一至十一），都發表在南京出版的時代公論上。其時在九一八東北被佔之後。北方胡適之、丁文江、傅斯年等所辦的獨立評論代表北方高級知識份子（無意中也代表了國民黨外的自由主義份子）的意見。暢銷全國，影響極大。時代公論則是由張其昀、薩孟武、樓桐孫諸教授（多半與中央大學有關）所創辦，代表『南雅』，同時因為這些人與政府較接近，也無意中代表了國民黨內的某種看法（並不一定非是黨策）。兩者並無對抗之意，但却不免有競爭。這是輿論界健全的發展。（請參看政言『記時代公論與政問週刊』一文（頁六十一至七十二。））不像現在大陸上『兩報一刊』稿『一言堂』的病態。

上述這兩篇文章，一是由於胡先生主張高普考要在某一些範圍內出題，不可漫天亂問。而阮先生反對。一是由於胡先生主張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中建立東北自治區而阮先生反對。

從這兩篇文章本身來看，以『後息為勝』來定，是阮先生勝了。但從五十年後今日的『事後之明』看來，似乎吃虧的却是國民黨。

胡先生提出高普考出題要有範圍，是鑒於當年高等考試，多由中央大學教授（很多也兼政治大學教授）出題，而所出之題難免就其個人所長，有所偏好。於是聽過課的中大、政大畢業生就近水樓台先得月，中選的特別多了。又因中大、政大以及考試院中的主持人主張比較保守，（最顯著的是國文、歷史試題），遂使所得人才不但

局限於少數院校，同時也有所偏，未能替政府收廣得人才之效。

至於東北成自治區之說，胡先生了解當時中國不能打，一打必散（還談不上『垮』，因為『垮』還可以垮成一堆。），如能有一緩衝區，或可減緩日軍侵略速度，延長我國的準備時間。這種主張，實與後來（因為當時還沒有）蔣先生所探國策暗合。但國民黨的少壯派，在九一八後受了黨外激烈份子（特別是中共及羅隆基，鄒韜奮之流）的衝擊，對於這種老成謀國的看法，一時也難接受。

關於這兩點，今日平心靜氣之下，不知毅成先生以為然否？

政論多半有時間性，但政言中却有幾篇，雖是二十八年前的舊作，却歷久愈鮮。這是有關政治反攻的『政治要先登上大陸』等五篇文章。（見頁八十二至一百一十五）。

這裡阮先生提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卓見：第一，他說：

『有些人以為反攻大陸，必須等待國際局勢的轉變。換言之，要等待第三次大戰爆發。但是我們的反攻大陸，並不倚賴於國際戰爭。』（頁八十五）

這是極重要的新看法。

因為第三次大戰不一定爆發，而且爆發了也將是玉石俱焚。如果我們的反攻大陸要建立在那上面，豈不無望了？

第二，他又說：

『又有些人以為反攻大陸，只是軍事方面的

話說遠了，當年胡先生對阮先生的批評，如何處理，不及細查，但猜想起來是不了了之。因為胡先生顯然不同意阮先生的主張，但這兩個問題又都不是辯論所能幫忙解決的。

任務。而軍事行動，必須計策萬全。要策萬全，又必須依恃外援。而外援的多寡，又非我方所能片面決定。因此，反攻的開始還要再行等待。但是反攻大陸，並不單純是軍事方面的事情，政治上的任務却更為重要。」（頁八十六）

第三，他又說：

『我認爲目前一般人對於反攻大陸的想法，都偏重於由台灣出發三軍，渡海前進。現擬的各種政治性的方案，也都是從配合軍事反攻行動的立場出發的。而我的意見，則以爲軍事反攻行動何時開始是另一問題。而政治力量的登上大陸，應先於軍事反攻行動。』

這真是最高明的想法。

在這幾篇文章中，毅成先生有對政治反攻更具體的建議，讀者如有興趣，不妨翻閱政言，這裡不打算多抄了。但以上所提三點，就足以啟發我們的思想進入新路。筆者本也意再加發揮，寫一段『政治反攻的登陸戰』，但溢出本文範圍，不宜再跑野馬了。

簡而言之，自從中共中了『美帝』的糖衣炮彈以後，明知是炮彈而不得不吞，結果將原來水洩不通的鐵幕打得千瘡百孔。這就給我們政治反攻作登陸戰的機會了。事實上，那一批一批去中共的美國專家，以及在美國留學的中共學者、留學生，就是替我們政治登陸打前哨戰的。至於如何運用，則在主持者的匠心了。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日

西洋政治思想史

著者 張翰書

定價 上冊 六三元 下冊 一二六元

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所涉範圍既廣，包羅典籍尤多，本書所涉典籍，不乏艱深難解之類，爲清晰醒目，免致沉悶起見，表達力求淺出，且綱目條理分列較詳，俾可一覽而得其旨要。

爲使讀者對西洋政治思想發展變遷之大勢，獲知梗概起見，本書乃就十九世紀末以前之歷代大師，自上古之柏拉圖降至近代之斯賓塞，依次述其政治理論之精義與影響，同時兼及各家之生平事略暨時代背景，期能深刻了解，融會貫通。

又本書敘述解釋，一本客觀忠實之態度，總期盡符諸家原意；凡有所徵引，必詳細註明出處，以便查考，間有論評，則分別綴於各章之末，藉明得失，而供取捨，堪稱一部脈絡分明，易有所得的參考史料。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五號